

# 论国际合作出版英文学术期刊专有出版权的重要性： 从著作权许可谈起

陈昕伊 何晓燕

上海大学期刊社《电化学能源评论(英文)》编辑部,200444,上海

**摘要** 我国期刊的著作权许可尚未成熟。在深度融入世界出版格局和专有出版权的影响下,国际合作出版英文学术期刊的著作权贸易将会更加复杂。文章介绍了国际著作权贸易的通行办法,论述了合作出版的英文期刊处理著作权许可时特有的问题,论证了专有出版权的重要性,旨在为中国期刊出版方优化国际合作模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 著作权许可;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国际出版合作;专有出版权

**Insights on the exclusive publishing rights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ly co-published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s: starting with copyright licensing**//CHEN Xinyi, HE Xiaoyan

**Abstract**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industry of Chinese journals is not yet mature. Howev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rowing publishing globalization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clusive publishing rights, issues such as copyright trading will become more complex.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actices of copyright trading for world-class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s, disusses the uniqu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co-published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s in dealing with copyright licensing,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xclusive publishing rights fo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Chinese journals optimizing their co-publishing modes.

**Keywords** copyright licensing;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operation; exclusive publishing right

**Authors' address** Electrochemical Energy Reviews Editorial Office, Periodical Agenc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200444, Shanghai, China

**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21.04.007

自1992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以来,我国的著作权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sup>[1]</sup>。著作权贸易涉及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方面,深深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期刊著作权贸易也是国际出版合作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期刊著作权贸易面临着许多问题<sup>[2]</sup>。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著作权贸易起步晚,国内的著作权贸易保护政策、市场运作机制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出版牵涉利益方较多,国际情势相对复杂,给国内期刊与国际著作权贸易市场运行规则对接带来无形的障碍。其中,国际合作出版期刊被引内容的许可授予

是期刊著作权贸易中常见的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规定<sup>[3]</sup>：“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12种合理使用的方方式之一,不必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须支付报酬,但是需要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这应当是参考文献的法律依据。然而,对某些已出版资料的引用仅仅按照一般的参考文献处理是欠妥的,比如已发表文章中的图表。因为图片作为作者的作品,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所以引用图表涉及著作权许可使用的范畴<sup>[4]</sup>。法律允许他人可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使用已发表的作品,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说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sup>[5]</sup>。另外,在预定的期限或地域内,期刊出版方一般享有期刊的专有出版权。

专有出版权,是指出版单位通过和作者订立合同,在预定的期限或地域内,获得出版作者作品的一种专有权利<sup>[6]</sup>。《著作权法》规定,除了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方外,其他人不得以印刷方式复制发行该作品<sup>[3]</sup>。因此,著作权许可授予涉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而即使专有出版方不是著作权人,也可以要求图片转载人从出版方获得引用许可。即便是著作权人同意使用,图表转载人也必须获得出版方的许可。也就是说,在授予许可方面,出版方的权力大于著作权人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合法地不通知著作权人独自授予许可并完全占有授予许可的财产权。国际合作出版期刊的出版方通常包括国内和国外双方,而正如将要论述的那样,国内出版方在著作权运营,尤其是授予许可方面相对被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摸清欧美发达地区对著作权许可的处理方式,提高我国出版机构对著作权贸易的认识,认清我国期刊处理著作权许可的现有能力的不足,才能以国际视野审视国际著作权贸易需求,以致通过各种途径加大中国期刊在国际市场中的出版份额、贸易份额,使中国出版真正“走出去”与世界出版融为一体。

## 1 国际期刊处理著作权许可的惯例

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著作权许可业务已经是出版实践中难以避开的环节,期刊具有完善的著作权许可业务彰显出期刊的规范性和在专业领域内的软实力。之所以说与期刊规范性有关,是因为不论施引还是被引,合理合法地获取、授予许可的流程都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一块基石。之所以说与期刊在专业领域内的软实力有关,是因为根据《著作权法》,除了教学研究等12种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况是免费的,复制已发表的作品并出版发行(比如期刊之间转载图表)全部属于商业性用途(commercial use)。对于商业性用途的转载,除了在引用作品中列出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还需按约定支付许可使用费。由于获取许可的流程比引用一般参考文献的流程更加复杂,施引者获取许可的行为就是对该内容重要性超过普通参考文献的极大认可,施引者宁可费时费力(甚至费钱)地获取许可也必须转载该内容为自己的作品增光添彩,不仅能为被引期刊带来利益,也是期刊声誉的证明。

欧美发达地区著作权贸易市场已经比较成熟,著作权贸易机构,比如大型复制权管理组织(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zations, RROs)、美国著作权结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和英国的著作权许可证贸易代理公司(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CLA)等,为本国相关机构摘录书籍或期刊部分内容提供专业化的运作服务。Springer Nature、Elsevier、John Wiley & Sons Inc.等都使用CCC的Rightslink系统来处理著作权许可请求,故该系统可以说是大多数出版方的选择。同时,这些大型出版集团也都是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简称STM,是国际领先的学术和专业出版商贸易协会,在21个国家有150多个出版商成员)的成员,都遵守STM许可指南的规则<sup>[7]</sup>。STM许可指南有助于参与该指南的成员完成常规许可请求,对小部分文本和有限数量插图的许可会免费给予成员。另外,CCC和STM有长期合作关系,STM协会的成员使用Rightslink系统获取许可将会有一定的优惠<sup>[8]</sup>。所以STM与CCC的合作降低了内容许可授权的市场准入门槛<sup>[9]</sup>,帮助世界各地的主要出版商将内容货币化。

以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2019年期刊引证报告》<sup>[10]</sup>引用率排名前50的期刊为样本,这些期刊囊括了Elsevier、Springer Nature、Taylor & Francis、Wiley等国际出版集团的旗舰刊物。但是,出版社和社会机构合作出版的期刊只有3种:Wiley出版集团与社会机构合作的《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和《World

Psychiatry》,以及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与社会机构合作的《European Heart Journal》。其他期刊都不是合作期刊,此类期刊属于出版社旗下产品,只有单独的出版方管理许可授予,并且都是享誉世界的刊物,比如《Lancet》《Nature》子系列。3种合作期刊的社会机构基本都是和本国的出版社合作,合作源远流长、社会基础牢固。但是,欧美地区对著作权许可授予专门化的管理方式隐藏了一些漏洞,比如仅有的3种合作期刊中,《European Heart Journal》的Rightslink系统中显示的文章著作权© 202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与该文章的著作权信息© The Author(s) 2021不同。

不仅如此,还发现一些国际一流期刊出版方对转载资料是否已获取著作权许可的监管尚不到位。著作权许可业务包括:1)施引——确保本刊转载的已发表内容,已获得著作权许可(以下简称“获得著作权许可”);2)被引——确保本刊拥有著作权(或独家出版权)的内容,有授予许可的途径和流程介绍(以下简称“授予著作权许可”),并协助施引者获取许可。

许多使用Rightslink系统的期刊,其网络出版平台的许可业务中虽然详细介绍了本期刊资源的许可授予方式,但却没有说明本期刊转载的内容必须已经获得许可,比如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尽管这点是不言自明的,但很多出版方未强制性要求投稿人必须提供所获的许可信函或凭证,仅强调应在投稿中恰当地表明已被授予此类许可的事实,比如美国化学学会的期刊《Chemical Reviews》。这包含放弃监管许可义务的意味。之所以说是义务,那是因为尽管著作权许可是原著著作权人与投稿人之间的授受关系,但是很多期刊包括《Chemical Reviews》的已发表文章的著作权通常要转让出版方,因此有关成稿的任何著作权纠纷的责任双方是成稿的出版方和原著著作权人,所以成稿的出版方应当及早做好许可监管的工作。

## 2 国际合作出版期刊处理著作权许可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各方都在尽力寻求最佳合作模式,加上中国有关部门对JCR中期刊归属国划分的重视,许多期刊已经更新协议,力求拥有期刊著作权的更大份额。著作权运营落到出版实践中,其中一个细分领域就是合作双方约定的许可授予模式。我们调研了2019 JCR引用率排名前50的SCI所收录国内英文期刊<sup>[10]</sup>,100%是国际合作出版期刊,其中与Springer Nature和Elsevier合作的期刊总占比超过75%。调研发现:这50种期刊的内容引用许可授予业务与期刊著作权人并不直接相关,因为绝大多数国际期刊(除了

完全 OA 期刊的其中一部分),只要涉及内容著作权许可业务,都是国外出版商转包给 CCC 机构旗下的 Rightslink 系统处理的,所以国际合作出版期刊也依照惯例,将内容引用许可业务转包给国外合作出版商,国外合作出版商再转包 Rightslink 系统。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 50 种期刊的 Rightslink 平台显示的 Publisher(出版人)清一色是国外出版方 Springer Nature、Elsevier 等公司,而就像前面论述的,出版人才是法律认可的许可授予方。众所周知,引用图表内容需要在引文后加著作权许可说明(credit lines),包括 Publisher、Copyright 信息、出版年等原文重要出版信息。Springer Nature 的条款对著作权许可说明规定了形式,为“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 **the Licensor** ]: [ **Journal Publisher** (e. g. Nature/Springer/Palgrave) ]…”<sup>[11]</sup>(其中的粗体为条款原文)。这说明不仅 Publisher 根据 Rightslink 系统应为 Springer,而且 Licensor 按条款也是 Springer Nature,意味 Springer Nature 可以独自授予许可,并且条款中未提到引用者应该告知中国国内出版方。

我们认为:国内期刊出版方至少应该享有知情权。目前 Springer Nature 代为管理出版许可的模式不利于国内出版方对著作权引用许可实行监管义务;但是按照《著作权法》,只需国内出版方认可,Springer Nature 作为出版方全权处理著作权许可是合法的。Elsevier 的条款更加包容些,“Reprinted…with permission from Elsevier [ OR APPLICABLE SOCIETY COPYRIGHT OWNER ]”<sup>[12]</sup>,这说明 Elsevier 认为著作权许可也可向著作权人获取。另外,国内期刊出版方也应该加强对 Rightslink 系统的监督,因为调查发现对于合作出版的某些期刊论文(前述的《European Heart Journal》以及中国《National Science Review》等期刊的部分论文),Rightslink 系统中列出的文章著作权人与出版人和实际情况会有所差异,这可能会误导施引者,使施引者引用时写错著作权说明。

由于在任何期刊上引用已发表图表都属于商业性用途,国际合作期刊的该项收益也是国外出版方代收的,所以关于附带的财产权,我们认为有 2 个问题值得国内出版方考虑:

1) 财产权分配问题。这应该取决于中外出版方的约定,但是本文仍想提醒国内出版方,在签订著作权协议时即使决定将著作权许可全权委托国外出版方受理,也需要知晓全权委托意味着将授予许可附带的财产权也一并放弃了。

2) Springer Nature、Elsevier 等出版集团遵守 STM 许可指南的规则,但是国内出版方不是 STM 协会成员

的情况下,该合作期刊是否仍旧适用于 STM 许可指南的规则,值得探讨。在目前不明朗的情况下,国内出版方应该根据情况作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而不是按照国外出版方的惯性,依据 STM 许可指南的规则授予许可,因为这意味着某些许可将是免费的。

有人可能会说,国外合作出版商有权代表国内出版方受理著作权许可业务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期刊订阅的商业出版模式使较优质学术资源集中在国外大型出版集团,而目前期刊出版模式向开放获取(OA)出版发展是大势所趋。比如,欧盟委员会支持的“Plan S”将促使商业出版集团改变订阅的商业模式,转为完全 OA 出版期刊。在我们统计的引用率排名前 50 的 SCI 所收录国内英文学术期刊中,纯 OA 出版模式的期刊有 28 种,占比已达 56%。OA 期刊相比订阅期刊虽具有获取免费、使用限制少等方面优势,但是否对于合作出版 OA 期刊的著作权运营业务可以减免关注?答案是否定的。OA 出版模式种类繁多,在著作权贸易活动中,不同 OA 出版模式仍将不同程度地依赖著作权贸易机构。在所统计的 28 种期刊中,Springer Nature 和国内出版方合作出版的期刊占比达 1/3 左右,选择的 OA 协议是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4.0 模式之一——Creative Commons CC BY;而 Elsevier 和国内出版方合作的 OA 期刊占比更是高达 40%,其中大多数选择的 OA 协议是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CC BY-NC-ND)。这 2 种著作权许可业务采用的贸易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 Creative Commons CC BY 对于任何引用都是免费的,而 CC BY-NC-ND 对于商业性使用是收费的<sup>[13]</sup>。也就是说,国内出版方和 Elsevier 合作的绝大多数 OA 期刊还存在依托 Elsevier 管理期刊著作权许可业务的需求,并没有脱离国外出版方的出版权和出版平台的桎梏。

### 3 专有出版权的重要性及对国内期刊出版方的建议

由于涉及合同保密条款,我们不甚了解国内各出版方和 Springer Nature、Elsevier 签订的出版协议的具体内容,但不管许可协议如何签订、如何改进,即使国外出版方全权放手让中国出版方处理许可授予、获得收入,或随着 OA 出版时代的到来著作权运营问题或许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内出版方也常常难以在期刊运营中反客为主。比如,国内出版方和 Springer Nature 合作出版的 OA 期刊和论文遵循 CC BY 协议,根本没有常规的著作权许可业务。可是,我们统计了引用率排名前 50 的 SCI 所收录国内英文学术期刊的知网收录情况<sup>[14]</sup>(表 1),间接可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国内

出版方和 Springer Nature 合作出版的 OA 期刊在国内数据库的能见度,相对混合和订阅期刊来说并不高,可见 OA 出版潮流中也浮现了新的出版运营问题。

表1 引用率排名前50的SCI所收录国内英文学术期刊的合作出版模式及知网收录情况

国外出版方	出版模式	种数	知网收录种数
Springer Nature	OA	9	2
	混合和订阅	10	9(其中有3种近10年文章未收录)
Elsevier	OA	11	6
	混合和订阅	8	5
其他	OA	8	3
	混合和订阅	4	2

知网收录的国内 SCI 期刊为 176 种<sup>[14]</sup>,数量远不及 2019 年 JCR 报告中收录的 259 种。如表 1 所示,IF 排名中国前 50 的期刊中有 26 种未被知网收录,超过了 50%。原因肯定不是这些期刊不够优秀、达不到知网收录要求导致的。我们发现:与 Elsevier 相比, Springer Nature 和国内出版方合作出版的英文期刊未被知网收录的比例更高,其中不乏《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等 IF 排名国内前 5 的期刊。并且,2020 年 IF 排名国内第 1 的《Cell Research》在知网上只能查到 2007 年前的 pdf 全文。经咨询得知,知网不能完全收录中国所属的国际合作期刊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在运营层面,OA 出版模式不属于知网惯常的经营模式,知网在现有资源池中衍生出围绕 OA 出版运营的版块较 Elsevier 等大型国际出版集团难度更大;此外,国外平台出版的 OA 期刊的国内受众并不明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期刊与国外出版集团签订了独家出版协议。从 Springer Nature 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传统的订阅模式期刊,他们对 OA 期刊的专有出版权理应该比较看重,因为传统的订阅模式出版期刊的文章被接收后,文章著作权(不仅包括出版权)会转让给出版方,作为出版方的 Springer 可以和国内出版方一起分享订阅模式出版文章的著作权益;而 Springer Nature 与国内合作出版的 OA 期刊文章的著作权归属于作者(如文章著作权信息为© The Author(s) 2021),需要作者特地将出版权授予出版方,并且理论上作者有权保留除出版权外其他的著作权益,所以 OA 出版模式下出版方的权益是萎缩的,出版权是出版方最重要、核心的权利了。因此对 Springer 来说,其对订阅模式出版的期刊和论文的掌控权要大于 OA 期刊和 OA 文章。我们推测为了赢得 OA 期刊的更多掌控权, Springer Nature 倾向于拥有 OA 期刊的专有出版权,要求与国内期刊出

版方签订独家出版协议,导致 Springer Nature 与国内合作出版的 OA 期刊只有少数得以被知网收录。Elsevier 与国内合作出版的 OA 期刊的期刊著作权和文章著作权都属于国内出版方,并且从知网实际收录情况推测,Elsevier 与国内期刊出版方签订独家出版协议的比例比 Springer Nature 要低。所以归根结底,不管知网运营模式如何改进,部分期刊(尤其是 OA 期刊)由于受到独家出版协议束缚,无法与知网等数据服务平台进行著作权合作。

综上,恰恰和惯性思维相反,实际上订阅模式期刊和国内数据库传统的运维模式兼容性较 OA 期刊更好,在国内知识共享平台等第三方机构的期刊传播覆盖面更广。部分期刊亟需优化办刊策略,摆脱独家出版协议的束缚,与国内学术搜索引擎、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相向而行,促进国内期刊资源共享。

从第 2 章中对国际合作出版期刊著作权许可业务的分析可知,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外出版方对著作权许可业务更轻车熟路,所以在签订合作协议商讨权责分配时,国内出版方主动将著作权许可业务权移交国外合作出版商;而更是因为出版权在国外出版商手中(甚至是国外出版商享有出版权),利用的是国外出版商的出版平台,使中国出版方根本无从和 Rightslink 等公司直接合作,才导致在著作权许可业务上绕不开国外出版方的支持。同理,本章论述了专有出版权尤其是网络专有出版权在利用互联网进行科学交流与出版的当下,对期刊运营的影响甚至大于著作权的归属和出版模式(混合、订阅或 OA)的选择。关于专有出版权的界定,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出版活动已经延伸至网络,专有出版权涵盖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受制于独家出版协议,就算拥有所出文章和期刊的著作权,许多优秀期刊无法在期刊的国内自家主页上发布期刊全文,不能利用发达的社交媒体广泛宣传期刊全文,更不用说与知网等著作权代理平台合作了。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所论述过的另一种观点,复制权、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并列的权利,彼此不是包含关系;专有出版权仅涵盖纸质形式出版物的复制权和发行权,不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于纸质出版物以外的、著作权人保留的其他利用作品的方式,专有出版权人无权干涉<sup>[15]</sup>。那么,合作出版期刊的国内期刊出版方作为著作权人就不必拘泥于原指实质性上的“专有”,完全可以根据出版模式的需要与作者约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享有,然后国内外 2 个出版方通过友好协商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利和义务划分得更加公平。换句话说,因为网络专有出版权在法律上未与专有出

版权绑定,签订所谓独家出版协议时应该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做单独的约定,就像对著作权许可也需要单独考虑是否全权交由国外出版方一样,默认将其与复制权、发行权等一并划为外方“专有”是很不妥的。

其实就算协议换个签法,摆脱了独家出版协议对国内期刊出版方进行信息网络传播和授予著作权许可的约束,我们较为在意的还是合作出版的形式真正为国内出版方乃至中国期刊界带来多少益处。在调研中发现,中国期刊出版方与国外出版方合作出版时普遍采用 pdf 进行校对(应该有外方保护专有出版权的因素),以至身为著作权人的中国出版方不能直接获得自家期刊成稿的原始出版数据。虽然相对于大家重视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这个问题也许很不突出,但是国内出版方招兵买马、出谋划策、呕心沥血地编辑,最终不仅不能公开发布出版成果(pdf、html 等等),而且失去专有出版权的精髓——原始出版数据。即使拥有期刊著作权又能如何?倘若国内期刊出版方拥有期刊出版资料数据,并能够授权国内网络出版平台或自建网络出版平台出版,Rightslink 系统的合作对象就只能是国内出版平台的运营方了,从根源上消除了期刊著作权运营外包带来的隐患。唯有如此,国内出版方可将出版权的许可授予国外出版方,充分利用国外出版方的平台优势,实现合作出版的初衷。

在大数据时代,出版资料原始数据背后蕴藏着无穷的可能,利用出版大数据可以实现期刊全媒体出版内容的个性化,特别是智能个性化<sup>[16]</sup>。真希望某一天中国出版方可以像 Elsevier 那样对文章进行知识标引、统计分析、向读者推介相关文献的出版信息,或者可以像 SpringerNature 一样注重内容运营,推进平台传播力,做出受众面广泛的综合性网站。尽管大部分中国学术期刊社体量小,但也可以充分利用现有数据打造全媒体出版平台,力求以较小的代价达到快速有效传播的目的,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有温度的、又不失学术权威性的信息提供者。

#### 4 结束语

对于国际合作英文学术期刊的国内出版方来说,在著作权交易方面,不管是本着对期刊负责的目的还是服务好读者的目标,都应该为所承办的期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著作权许可和转让流程,并与国际著名出版著作权协会(如 STM 协会)、复制权管理组织(美国著作权结算中心 CCC)保持良好沟通与协作。以完善著作权许可授予流程为起点,优化数字出版流程,构建国际合作出版学术期刊发展实际需要的出版管理架构,以“百年大计”的眼光践行国际化数字出版理念;

以独家出版协议对开放的科研服务生态的束缚为鉴,弱化专有出版权的影响,提升国内学术期刊出版方的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本期刊著作权资源,提高期刊的国际、国内显示度,为在新媒体技术崛起背景和开放科学发展趋势下发挥本期刊品牌效应打下坚实基础。

#### 5 参考文献

- [1] 章毓群. 论信息时代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发展与调整[D].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 [2] 张晓秦. 论信息化时代著作权的演进与法律保护[D].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 [3] 国家版权局. 版权局就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公开征求意见[EB/OL]. [2021-07-23]. [http://www.gov.cn/gzdt/2012-07/10/content\\_2180033.htm](http://www.gov.cn/gzdt/2012-07/10/content_2180033.htm)
- [4] 邹瑜,顾明. 法学大辞典[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 [5] 于玉.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07
- [6] 杨华权. 论中国标准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J]. 电子知识产权,2011(11):44
- [7] OKAYA K. CCC's rightslink: helping publishers implement STM permissions guidelines[J/OL]. (2009-10-05)[2021-03-21]. [https://www.stm-assoc.org/2009\\_10\\_05\\_CCC\\_Rightslink\\_STM\\_Permissions\\_Guidelines.pdf](https://www.stm-assoc.org/2009_10_05_CCC_Rightslink_STM_Permissions_Guidelines.pdf)
- [8]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About CCC[EB/OL]. [2021-03-21]. <http://www.copyright.com/about/>
- [9]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M Publishers. Signatories to STM permissions guidelines as of 9 March 2021[EB/OL]. [2021-03-21]. <https://www.stm-assoc.org/intellectual-property/permissions/permissions-guidelines/>
- [10] Thomson Reuters.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DB/OL]. (2020-10-20)[2021-03-21]. <https://jcr.clarivate.com/JCRJournalHomeAction.action>
- [11] Rightslink. Springer Nature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GmbH terms and conditions[EB/OL]. (2020-07-13)[2021-03-21]. <https://s100.copyright.com/App/SpecialTerms.jsp?termsSource=Content>
- [12] Rightslink. Elsevier terms and conditions[EB/OL]. (2020-07-13)[2021-03-21]. <https://s100.copyright.com/App/SpecialTerms.jsp?termsSource=Content>
- [13] Creative Commons. 关于许可协议[EB/OL]. [2021-03-3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 [14] SCI 科学引文索引(美)(2020)[DB/OL]. (2020-03-21)[2021-03-21]. <https://navi.cnki.net/knavi#>
- [15] 李扬. 专有出版权的性质和控制范围[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8,39(3):2
- [16] 严飞. 科技期刊全媒体出版的互联网思维[J]. 编辑学报,2015,27(1):13

(2021-04-08收稿;2021-04-08修回)